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 节气数着来

□ 陈晶

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镇馆之宝,古老的、未来的气象奥秘都能在这儿窥知一二

风霜雨雪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从远古伊始,人类就从未停止过对气象和气候现象及规律的观察、探索、研究。位于南京的北极阁气象博物馆里,就藏有许多关于气象的秘密。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镇馆之宝。早在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北极阁即建有“灵台候楼”,用以观天测候;到了明代洪武年间,此地建“观象台”,又名“钦天台”,既观气象又观天象;民国时期,卓越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此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气象研究所;2010年3月,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建成开馆,成为国内首个以气象历史为特点的专业性博物馆。

坐落于钟山余脉、鼓楼东面的北极阁博物馆平时并不对外开放,除了气象日这一特殊时间。笔者有幸一探神秘的气象博物馆。随行领队说,不对外开放的原因,是因为博物馆受客观条件限制,进出博物馆需要穿越办公区,会对正常的气象工作带来影响;其次,气象学本身专业要求高、涉及内容多,如果没有讲解员的引导和讲解,观众很容易漏掉内容或者不易理解。

博物馆展区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在室外景观区,一根高高耸立的穹风风向器迎风测风。展台另一边,一尺五寸高、直径7寸的测雨器置于观测台上。古人在北极阁观象活动数度兴衰,绵延至今,著名地理气象学家胡焕庸曾应竺可桢之邀为北极阁气象台建成作序,由衷感叹“上古观象仪器与观象台址,迄今已渺不可考,甚至中古以降,有典籍可借,基址可按,绵延相续,在世界天文气象史上有卓越之价值者,莫过于金陵钦天山之观象台。”

“原来竺可桢办公室就在最里面。”步进西隅门,就能看见三层石塔式建筑北极阁。透过玻璃窗,竺可桢当年的办公设施都已经不复存在,办公的房间也换了主人,但是房屋的基础结构却保持着原来的样式。

打开室内展厅大门,墙面石窟凹凸的手感,透露出历史的沧桑,一件展品引起笔者的注意:13根石柱,宽窄不一,间距不同,这和罗马的半个竞技场有几分相似。据说,在发掘时,人们并不知道古人用它来做什么。遗址只剩下13个立柱的基座,每个柱子间的距离在20厘米至15厘米间。但是通过复原和长时间的观测,终于发现了这13根立柱的秘密。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山西陶寺观象台遗址(公元前21世纪),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如今落户南京北极阁的是缩小的仿制品。

这座古观象台后面的山脉,当地人称为塔尔山。每当太阳从塔尔山升起的时候,人们通过记录太阳升起的位置,来判定一年四季。从右往左数立柱,当太阳在第二根立柱间升起的时候,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太阳从第12根立柱间升起的时候,这时候是夏至,而太阳在第7根立柱间升起的时候,就是春分和秋分……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认识、积累气象知识,创造了人类古老而光辉的气象文化。

捕捉气象的奥秘不只是古来先贤孜孜不倦的事业,今天的人们更加渴望了解我们身边的气象变化。走进有些黑暗的科技厅,仿佛突然置身浩瀚宇宙中,全景观赏我们的地球。原来,这里是一个360度视频播放的巨大球形屏幕,其原理是由一台计算机控制4台高性能投影机,通过将画面投射到直径为1.73米的球形屏幕上呈现映像。通过转动这个“地球”,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观察世界各地的气温、洋流、风、大气等活动的规律和历史数据,简直就是一部容纳万千数据的“气象字典”。随着工作人员的调控,各种气象信息出现在球体上,直观而清晰易懂,这可能是这次参观过程中最值得记忆的惊喜。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

# 大词典：别在数字时代坐冷板凳

□ 李春霞



尽管传统工具书的地位与影响力在数字时代不断遭遇挑战,但是纸质工具书依然是数字化产品的原始基础。权威工具书编纂应当借重于互联网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如今,通过网络词典、手机应用软件等方式,用户就能轻易查询外语单词。但是在众多软件应用中,却难觅正版工具书软件的身影。工具书该怎么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去年开始,多部翻译类工具书的编纂团队陆续宣布对词典进行高度数字化处理,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让体量庞大的工具书在各类终端设备,譬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呈现给读者。其中,作为我国第一部真正自主研发的大型英汉双语工具书《英汉大词典》,就开此先河。它是英语语言文学翻译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之一,编纂团队希望借此拓展传统大部头书籍的受众群体。

### 网络时代,谁还背着大部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年轻一代,一直是各种工具书的主要目标使用者,但是在今天,使用纸质工具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词典等传统纸质工具书的主要读者已日趋老龄化。而随着灵格斯、有道等网络词典的普及,数字化已成为词典编纂不可回避的问题与趋势。

虽然词典编纂是一个因袭性很强的行业,但我们明显有别于前人的地方,就是高度数字化与深度社会化。35岁的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朱绩崧接替陆谷孙教授主持《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编纂。朱绩崧介绍,自编纂伊始,第三版《英汉大词典》就已不再囿于词典编纂专家的纸边案头,而成为一场依托互联网开放平台下的全民大行动。

至于“深度社会化”则意在培养参与者的归属感。传统纸质词典出版时会夹一页告示,请读者帮助收集新词,结果收效甚微。“要把天南海北的有心人聚拢起来,依托网络实现要容易得多,借助自行开发的语言素材收集工具,编辑团队随时可实现与读者互动。”

从纸面迁移到屏幕,可能性确因技术条件大大扩展,但不能忽视的局限就是显示环境的复杂化,特别是狭隘化。通过数字化,纳须弥于芥子,两千多页的词典化为屏幕上一个小巧的应用图标需要复杂的技术支持。

体量庞大的工具书最大限度地适应互联网环境并非易事,毕竟现有的词典数字化产品在阅读体验上做得很不完善。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等屏幕较为窄小的终端上,数字化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仍停留在低端水平。

为了作好“高度”数字化,《英汉大词典》编纂团队开展了多种创新,不仅使其适应各类主流终端设备的显示环境,更采用结构严密、关联丰富的大数据库来强有力支撑这种适应能力。在检索方式上,原来纸质限于篇幅,多数英汉双语词典只能按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词目。数字版《英汉大词典》并未局限于这样的检索方式。此外,在加强词典的教育功能上,编纂团队也作了多种尝试。

朱绩崧告诉记者,他们请了专业公司帮助开发依托微信公众服务号的工具,很快就会上线。用户界面的设计也独具一格,即便在手机屏幕上,也不感觉局促。如今,词典第二版数字化大部分已经完成,编纂团队计划在开放整本词典的数字化查阅,尽快推出手机应用,第三版纸质词典争取5年后面世。

“待《英汉大词典》数字版竣工,理想的结果就是如哈姆雷特所言,在核桃里主宰无限空间。”词典是无声的老师,朱绩崧希望,年轻的读者能接受《英汉大词典》,而不是产生“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的错觉,

要让他们用过《英汉大词典》数字版后明白,看似大部头的工具书其实可以像金箍棒一般可长可短,从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也希望帮助《英汉大词典》走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金融、法律、医药这些对外交流繁盛热门领域也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 数字工具书有无数条路

工具书数字化看起来是一件既有庞大市场需求,又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原来一直比较保守,现在不得不进行变革。”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表示。工具书的电子化不是简单地将纸质词典的内容放进电脑、手机屏幕里供查阅。而电子化的最强项,则是可以开辟更多种查阅途径,以弥补纸质工具书的弱项。以平常我们见到的英汉词典为例,词条要分级,明确标注,提供反义词,提供近义词辨析,提供用法提示,帮助读者丰富多样地利用辞书这个信息检索系统。“纸质只有一条路,但数字化的辞书能提供无数条路。”

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朱绩崧回忆,自己在5年前曾力劝北京某著名出版社进行工具书的数字化工程,被对方一口回绝,说这不是词典的正道,词典就是要放在桌子上查的。“他们没有危机感,时代不同了,纸质辞书的身影越来越单薄,传统出版人思路要开阔,需要清楚危机、希望和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够编纂工具

书的知识精英人才缺乏。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工具书编纂已变为“吃力不讨好”的行业,人才难得是最大挑战。相比其他纸质编辑,词典编纂枯燥乏味不说,经济上的回报也越来越低,很多高校甚至不认可这是学术成果,词典编纂成了无名无利的行当。

尽管如此,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出版人看好工具书手机软件的市场前景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试水,可以摸索出一套盈利模式。过去《辞源》卖得好,促成了《辞海》问世。而在工具书数字化领域,也可以出现同样的良性竞争,活跃市场。关键是要有好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英国、美国最好的词典都有电脑版和移动客户端,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朱绩崧表示。

工具书数字化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但“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的实质,仍在一脉相承。与如今线上各种词典应用软件相比,传统工具书最大的优势依然存在,严肃、权威、准确的优势让读者依然会选择它们。“最起码,现在能够在盗版市场中正本清源,我相信工具书的数字化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军说。

工具书到了向数字化大胆迈出一步的时候了。



# 乡愁,美丽的乡愁

□ 杜浩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历史连续性断裂的危险,这使我们必须审慎地把握这一历史记忆的可能性。这些历史文化记忆,以古建筑、古村落、古代文化样式等文化遗产遗址形式存在,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起源。留住和保护它们,成为我们对待传统、对待历史、对待文化的主要态度、主要任务。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对文化的敬畏,一些地方的一些历史文化核心地段、历史街区等在基础建设中受到了很大威胁,甚至很多历史古建筑、历史文化名街在城市改造、危旧房改造中被拆毁,失去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这样毁掉古建筑的结果,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被滥加改造;一边却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经过这样粗鄙化的“打造”、“改造”,历史和文化没有了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感,又从何感知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古建筑凝结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理念、思想和信仰,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我们要保护好这些遗产的“灵魂”,还要从道德、情感层面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这才是我们需要彰显的文化责任,是我们宏大的文化理想所在。不能让历史悠久的城市建筑、城市文明,只剩下一堆“残片”,我们的文化中徒然只有“乡愁”……

乡村、乡愁的消失,和城市人的陌生感与无归宿感,可说是城市人感触最深的内容。每年,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回到故乡,回到乡村。只是这么多年,每次回到故乡总能感觉到越来越熟悉的陌生感,这与我的思想变化有关,同时,与故乡的变化更有关。包括我的故乡在内的中国广大乡村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迁,甚至是重构,中国的乡村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

关键时期。

对故国、故园、故人的思念、回忆,是激起“乡愁”的最直接的动因,这也是我们对“乡愁”的最直接的理解。

乡愁,是我们产生的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思,即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和思念。乡愁,美丽的乡愁,那应该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缥缈、最庄严而又最平常的情感。乡愁是其他所有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慈、善和爱,生发出文学情思和美感。而它的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



如今“乡愁”成为表达我们的生活、情感、精神以及文化的流行话语,其起因和流行,正是反映了当下我们的情感状态和灵魂状态,对文化家园、精神故乡的寻找和追求,并引发了文化界对“乡愁”文化的探讨。

现在,尽管我们把“乡愁”看做是一种文化心理,一种时代精神。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乡愁”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乡愁”首先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命题。乡愁是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灵魂上“觅母”的过程。有作家曾说,故乡不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诞生地,也是我们的精神生命的基础,我们在精神上、灵魂上皈依着故乡。如若失去了家园,我们就会像流水浮萍一样,从而心灵焦灼。这种寻找的灵魂灼痛,就是典型的“乡愁”。所以,“乡愁”中包含了心灵性、精神性的主题,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这使“乡愁”带上了哲学思考的气息。